

鑑賞  
文庫  
伍

# 白馬湖之冬

夏丏尊作品

最嚴寒的幾天，

泥地看去慘白如水門汀，

山色凍得發紫而黯，

湖波泛深藍色。

文鑑  
庫賞

伍

# 白馬湖之冬

夏巧尊作品

九儀出版社出版發行

# 九儀出版社

鑑賞文庫⑤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 白馬湖之冬 (夏巧尊作品)

---

作 者：夏巧尊

發行人：朱素美

指導顧問：秦慧珠

主 編：許雪梅

出版者：九儀出版社

編輯室：北市信義路 6 段 76 號 6 弄 1 號

電 話：(02)27272033

傳 真：(02)27594726

郵撥帳號：17225981 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3475 號

印刷廠：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部：北市信義路 6 段 76 號 6 弄 1 號

電 話：(02)27272033

傳 真：(02)27594726

初版日期：1998 年 8 月

定 價：15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957-8265-03-4

# 【目 錄】

白馬湖之冬 1

生活 5

貓 11

談吃 23

春的歡悅與感傷 29

原始的媒灼 33

中年人的寂寞 37

早老者的懺悔 41

試鍊 47

良鄉栗子 51

幽默的叫賣熱 55

一種默契 59

光復雜憶 63

緊張氣氛的回憶 67

送殯的歸途 71

命相家 73

長閒 79

怯弱者 91

聞歌有感 107

讀詩偶感 117

致文學青年 123

詩 129

新體詩 139

戲劇 157

小品文 167

叙事文 207

# 白馬湖之冬

在我過去四十餘年的生活中，冬的情味嘗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馬湖的時候了。十年以來，白馬湖已成了一個小村落，當我移居的時候，還是一片荒野。春暉中學的新建築巍然矗立於湖的那一面，湖的這一面的山腳下是小小的幾間新平房，住著我和劉君心如兩家。此外兩三里內沒有人煙。一家人於陰曆十一月下旬從熱鬧的杭州移居於這荒涼的山野，宛如投身於極帶中。

那裡的風，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響，好像虎吼，屋室雖係新建，構造卻極粗率，風從門窗隙縫中來，分外尖削。把門縫窗隙厚厚地用紙糊了，橡縫中卻仍有冷風透入，風颳的厲害的時候，天未夜就把大門關上。全家完飯即躡入被窩裡，靜

聽寒風的怒號，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書軒，算是我的書齋，在全屋子中是風最少的一間，我常把頭上的羅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燈下工作至深夜。松濤如吼，霜月當窗，饑鼠吱吱在承塵上奔塵上奔竄，我於這種時候，深感到蕭瑟的詩趣，常獨自撥劃著爐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擬諸山水畫中的人物，作種種幽逸的遐想。

現在白馬湖到處都是樹木了，當時尙一株樹都未種。月亮與太陽都是整個兒的。從升上天起直要照到下山爲止。在太陽好的時候，只要不颳風，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間曝日，甚至於吃午飯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飯一樣。日光曬到那裡，就把椅凳移到那裡，忽然寒風來了，只好逃難似地各自帶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門關上。在平常的日子，風來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時候，半夜即息。至於大風寒，那是整日整夜狂吼，要兩三日才止的。最嚴寒的幾天，泥地看上去慘白如水門汀，山色凍得發紫而黯，湖波泛深藍色。

下雪本來是我不憎厭的，下雪的日子，室內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燈，遠山積雪，足供半個月的觀看，舉頭即可從窗中望見。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



下雪不過一二次，我在那裡所能領略的冬的情味，幾乎都從風來。白馬湖的所以多風，可以說是有著地理上的原因的，那裡環湖原都是山，而北首卻有一個半里闊的空隙，好似故意張了袋口歡迎風來的樣子。白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風景地相差不遠，唯有風卻與別的地方不同，風的多和大，凡是到那裡的人都知道的。風在冬季的感覺中，自古佔著重要的因素，而白馬湖的風尤其特別。

現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於夜深人靜時聽到風聲的時候，大家就要提起白馬湖來，說著：「白馬湖不知今夜又颳得怎樣厲害哩！」

選自「平屋雅文」



# 生活

新近爲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人弘一和尚（在家時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幾日，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剃以後，專心唸佛，見人也常勸唸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預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爲江浙開戰，交通受阻，就在寧波暫停，掛搭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拜望他。雲水堂中住著四五十個遊方僧。舖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展開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裡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的話。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忻然答應。

行李很簡單，鋪蓋竟是用半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裡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半破的席子叮嚀珍重地鋪在床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毛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裡！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毛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裡所有的原只是些萊菔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裡，鄭重地用筷子夾起一塊萊菔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第二天，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很，我說：

「這太鹹了！」

「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喫，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能的話。

「那麼逢天雨仍替你送來罷。」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表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有些不安。他又說：

「每天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搭好，半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麼都了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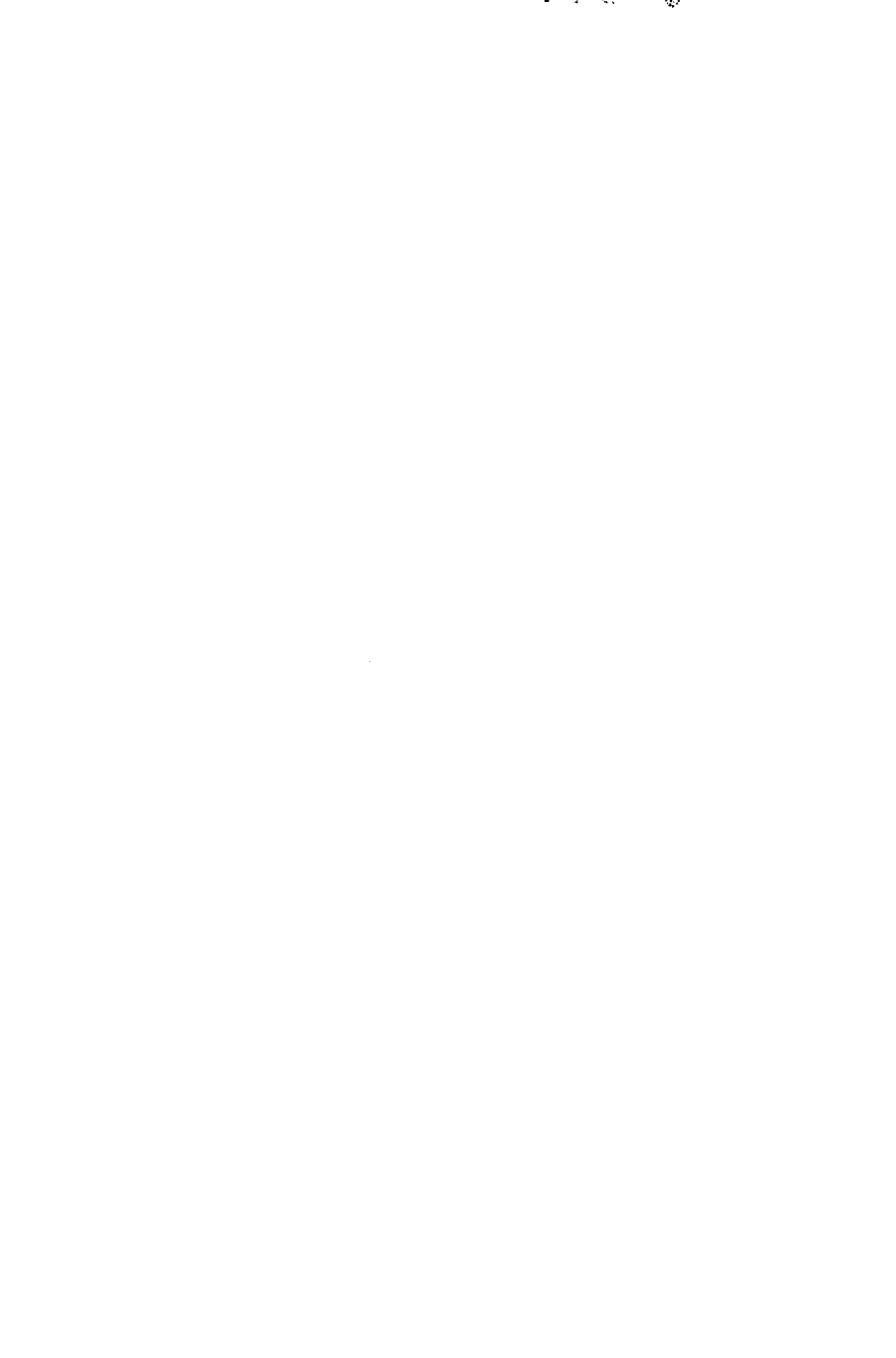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我常見他吃萊菔白菜時那種愉悅滿足的情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好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果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裡，也不限在畫裡，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

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是誰，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爲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匊圖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吃飯穿衣，何曾嘗到過真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一分把握，言之憮然！

選自「平屋雜文」





# 貓

白馬湖新居落成，把家眷遷回故鄉之後數日，妹就攜了四歲的外甥女，由二十里外的夫家僱船來訪。自從母親死後，兄弟們各依了職業遷居外方，故居初則賃與別家，繼而因兄弟間種種關係，不得不把先人有過辛苦歷史的高大屋宇，售讓給附近的暴發戶，於是兄弟們回故鄉的機會就更少，而妹也已有六七年無歸寧的處所了。這次相見，彼此又快樂又辛酸，小孩之中，竟有未曾見過姑母的。外甥女也當然不認得舅姑和表姊，雖經大人指導勉強稱呼，總都是呆呆地相覷著。

新居在一個學校附近，背山臨水，地位清靜，只不過平房四間，論其構造，連老屋的廚房還比不上，妹卻極力表示滿意：